

# 平城旧曾谳之 忘不了(二)

□ 任翔宇

过去的东南西北四大街,如今改回了最初的名字,清远、武定、和阳、永泰。这四大街之下,还有些街道,已经没有了改名的机会,湮灭在大同的建城史中。

乱衙门街,青年宫附近,并入小皮巷。相传,此处为明代五将之一的参将衙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大同总兵姜瓖叛清,清帅贝勒博洛攻入大同,捣毁参将衙门,斩城五尺。好端端的一个衙门府,一时成了烂摊子。后杂耍艺人常常摆摊于此,后遂称“乱衙门”。这是我儿时最熟悉的一条街。春节看红火撂搁,下学看小人书,中午出来看拉洋片看胸口碎大石,那悠闲时光呐,一去不复返了。那些青年宫里看杂技魔术、大同电影院看《摩羯星一号》《傲蕾一兰》,艺校院子里看学员们压腿练功,少年宫里自己唱练坐打的文艺岁月,也远去了。

上寺南巷,南起一万贯庙街,北至巷底,该巷原名“上寺巷”。建国后,因重修华严寺,将巷截为两段,此为南面一段。扩建华严寺,此巷消失。上寺北巷,北头就是原来大同照相馆一边的土楼房,和上寺的围墙正好形成一个丁字形。这里有我一个小学同学,一个中学同学,他们是邻居,但是小学却分别去了实验小学(那时还叫师范附小)和十四小,以至于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在这里踢球或是游戏时,自然分成两派,争斗不已。不过,那时在街上踢球,即使踢碎了街坊的玻璃,最多赔一块,多数是臭骂一顿,没什么大人会限制孩子们的行为,受个小伤,起个小冲突,也很容易被进球的兴奋冲淡。

贵儿寺街,位于欢乐街之南,北起县角西街西口,南至教场街与西羊市巷交汇处。相传,该街未形成前,曾有人在此弃一怪胎,后居民增多,形成街道故取名“怪儿市”后因此名不吉利,改称“贵儿市”后演变为今名。因盖楼拆除。好吧,写到这里,就要说一说这条街上的人和事。街不长,三百米左右吧,有一个沿街的水龙头,没有公用厕所,厕所要到邻近的南粮籽巷或县角西街,大概六七个电线杆,从13号院为界,以北院落成群,以南是一堵高墙加墙下的供水点加零星一两院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条街上男孩子数量明显多过女孩子,后来这批孩子散落社会各阶层,黑白之间、好恶之间皆有,有一家人甚至上过央视,而且是90年代,但这次上镜不是光彩,而是惨痛,在改革初期富起来的一家,因为吸毒而家破财



散。也许每一条街都有这样的悲欢离合、曲折蜿蜒,市井故事,太多,但是这条街的故事,是我看过最清晰的。

姚家角东、南、西、北街位于段市角之南,楼房巷之北,东起教场街,西至邱家角西街。北接赐福庵街。相传,晚清有姚姓在姚家角西街路北开设当铺,该街遂以姚姓取名。以十字路口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街。东、西街并入教场街,南、北街因盖楼现无存。姚家角的孩子当时基本上都在五中上学,一个字,乱。这里的家庭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居多,孩子们继承了家庭的豁达和火爆气质,游戏往往伴随着打架,每当我看到《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或是《你是我兄弟》这样带有强烈时代感的片子时,就会想到和姚家角的孩子冲突、交往,直到消散不见的过往。

唐市角,位于一万贯庙街与太宁观街交界处之南。北起下寺坡,南至段市角。相传,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与突厥互通贸易,在此开设市场,以成交畜牧为主,故称“畜市”。清代大同知府嫌此名不雅,改名“唐市角”因扩建仿古街此巷消失,只留有楼房后几户人家。八九十年代的南街办事处就在这街上,办事处门口有好几个井盖儿,下雨天经常有骑车的人摔倒,这里也是那个时代我们放学一起回家分手或聚合的一条街。

下寺坡,位于大西街中段路南。北起大西街,南至唐市角。此地原系高低不平的坡地,因下华严寺(俗称“下寺”)在该街南段路西,故名。扩建仿古街时消失。下寺坡的北口上,80年代曾经有个破铁皮房子,在那个买书基本上只能去新华书店年代,这个小书屋的书就显得十分另类。《数学故事》、我买的第一本郑渊洁童话《牛王醉酒》,都是从这里交进去几张不吃早饭省出来的钞票,一路边走边看。走过当年城区三中的门口,下寺的高台阶下往往聚集着各色老头儿,有的是摆摊卖《少林太祖长拳》之类武术教材的(是不是很像《功夫》里忽悠童年周星驰的桥段?),有的是扎堆聊天的,还有就是谁也不理,自己个发呆晒太阳的,和如今老头们都扎堆四牌楼类似,不过当年的四牌楼,是板儿车扎堆的地方,当年的出租车集散地。



## 绿满云冈

□ 胡建民



选择一个纪念日去重游云冈,我以为这是别有创意的一件事。因为对我来说以往无数次的参观云冈,使得我对云冈石窟的印象颇深,这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举世文明的石雕艺术宝库、5A级旅游景区就在我们大同,但之前无数次的造访,每每让我在引以为自豪的同时常为这里不尽如人意的自然环境感到忧虑。幸好,云冈的景区环境在一场古都文化复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来过这里的人们无不惊讶于这里景区环境的巨变,那就是绿色、环保的大云冈。这也正是我重游云冈所要看到的,我要从这个巨大变化中去体验绿色环保云冈大景区的魅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事摄影工作,云冈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正值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后不久,当时市政府正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实施较大规模的保护和修复云冈石窟的工程,我看到一座座石窟前搭起了高大的脚手架,随后一尊尊被风蚀和人为损坏的石雕佛像恢复了它原本的容貌,然而由于地理气候和毗邻矿区等原因,我发现云冈景区的环境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以至于许多来云冈参观的外地游客在对这座闻名世界的石雕艺术宝库赞叹之余却对这里的旅游环境不敢恭维,甚至有人发出了:“有历史,没文化”的感叹!其实我以为,这座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为“中国最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的云冈岂止是有它的历史,而更加有的是它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人们来到云冈要看什么?看的是国之瑰宝,世界之遗产,大同文化之名片;他们要看的是石窟里那飞天艺术、乐舞雕刻的石雕画卷。而这些随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新和谐”为思路的古都文化在大同的复兴而成为现实。

还记得第一次重游焕然一新的云冈时,除了看到各石窟得到了更好的修复和保护外,让我更惊讶的是云冈景区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果不是清晰明了的指示牌指引,我这位“老游客”还真的找不到云冈的入口在哪里。距石窟群还有两里多地,我们便进入云冈景区东门,记忆中的这里原是晋华宫矿的工人新村,但远处一幅巨大的广告牌:“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告诉我这里已实现园林化建

设了。在这里首先进入我视野的是一片规模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这是为纪念云冈石窟最早的开凿者北魏佛教高僧昙曜而修建的。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昙曜塑像,只见他手持凿具,凝视前方,似乎要把人们代入那古老浩大的工程当中。他身后的宗庙社稷、大雄宝殿排列有序颇具匠心,高大的浮雕石柱林立两侧,给人一种庄重古朴之感。寺庙雄踞武周山崖之下,与云冈石窟群相应成趣,犹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廊。佛塔高耸,古刹钟声,宝殿珠楼、红墙碧瓦、画栋雕梁,好似古朴典雅的仙山琼阁。武周山崖与古寺间一片人工湖把石窟群与寺庙群联系在一起,古寺和山体之间犹如环抱一滩春水,山崖上的林荫小峡中一大股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清泉从两边陡峭的山崖缝隙中惊涌而泄,转而形成层层叠叠的小瀑布,如缕缕银丝飞流直下泄入湖中。湖边雕廊水榭,亭台楼阁,水光倒影,微波荡漾的湖面上游弋着几条中国龙造型的小船,时而慢慢地划过巨大的拱形桥洞,给人一种雅逸和心旷神怡的感觉,好一个青山绿水、湖光山色的绝好去处。

站在石窟群下,俯瞰云冈大景区,一众古建筑群隐藏在一片绿海之中,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杨柳交织在一起深浅相宜,微风拂过,摇曳的绿荫中偶尔会露出古寺那琉璃瓦顶,恰是点缀在绿海中的艳丽花朵。回首仰望武周山崖,山坡上青松翠柏、苍翠挺拔,郁郁葱葱、绿波万顷。特别是那翡翠般碧绿的塔松,一株株像撑开的雨伞,层层叠叠覆盖着石窟的崖前坡后,使整个景区在绿荫覆盖之中。

我以为,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之所以有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向人们所展示的珍贵史迹,还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种美不仅来自它的内在美而且还要来自包括环境在内的外在美。一种体现绿色环保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打造出的一定是人性化的旅游环境。我喜欢云冈石窟那刀法娴熟佛传雕刻,更喜欢云冈景区的绿色环保,当那气势磅礴,浑厚纯朴的云冈石窟有绿树环绕,画阁朱楼的陪衬的时候,石窟中那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佛像,那载歌载舞、神采飞扬的飞天,那怀抱琵琶、悠然自得的乐伎,那击鼓敲钟、威武肃穆的力士们则会显得更加有灵性和活力。

### 随宇拍大同



一季绚烂

兰子摄